

东方大国

[第二卷]

DONGFANG DAGUO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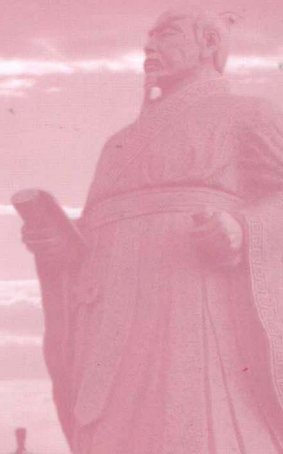
李井伦◎著



李井伦



九州出版社 |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JIUZHOU PRESS





东方大國

(第二卷)

李井伦◎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东方大国 / 李井伦著. — 北京 : 九州出版社,
2012.9

(世界华人文库. 第2辑)
ISBN 978-7-5108-1657-4

I. ①东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11724 号

东方大国

作 者 李井伦 著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 徐尚定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68992190/2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北京广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6 开
印 张 58
字 数 1002 千字
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1657-4
定 价 95.00 元(全四卷)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十七

公元前 698 年，齐国第十三世国君禄甫，在位三十三年，就此完结了平庸的一生，谥号齐釐公。临终之时他总算明白些事，但还是轻信盟誓，自古有几人能恪守誓言，且食言者肥。是不是对天盟誓有所不同，反正这四兄弟，自食誓言而都不得善终。

诸儿继位后，严酷清洗异己。首先拿工正开刀，处腰斩，灭族。紧接着贬大司田庆丙为奴隶，收其全部家财与封地。姜年自不量力，横加阻拦。诸儿已经不是世子时诸儿，岂能容许姜年干预。接着就下令贬太卜崔叔闻为庶民，流放边陲，收其全部家财封地。公孙无知见同党一个个被诸儿除掉，自然不甘心，就鼓动姜年出面干涉，姜年是傻狗不识臭，几次讲情无效，又施惯用伎俩，倚老卖老，胡搅蛮缠。出乎公孙无知意料，不想诸儿竟然大义灭亲，以包庇盗掘姜氏祖坟罪犯之名，罢黜姜年。姜年一生受宠，当然不服，大闹朝廷，大骂诸儿，诸儿一怒之下，下令送其去陪先父，姜年无奈撞死在大殿之上，只好去陪伴哥哥。诸儿为掩人耳目，下令厚葬，追其谥号夷仲。诸儿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下令收缴无知父子封地，夷灭无知府宰族人，无知见诸儿如此狠毒，自不敢以卵击石，一再上书自省，错谬全推在其父身上。诸儿一时也拿不到无知罪名，还算开恩，给其留下八百亩地。无知闲散家中，闭门谢客，朋党相继被贬被杀，无一幸免。诸儿在清除公孙朋党之际，也诛杀一批无辜大臣。唯恐有人寻仇报复及觊觎君位者，又派出大量耳目，对朝臣大夫严密监视，齐国陷于恐怖之中。权力高度集中在自己手上，就开始对外连续用兵。

管仲与雍廩本想把雍林属好好治理一番，不想诸儿之国策乃暴内凌外，对内擅杀专权，税赋不见减少，徭役反倒有增。对外又继续穷兵黩武老路，更是不管国计民生，而且更甚。管仲感到齐国毫无希望，尽管雍廩再三挽留，管仲还是断然辞去官职。

管仲回到家中又不免有些失落，管母见儿子心情不悦，总是陪着管仲，寻机开导之。寒娥听说弟弟辞官在家，亦时常回来安慰管仲。

一日黄昏，管仲在拾亭中抚琴，管母、寒娥坐在一旁。

管母：“我儿琴中有忧愤之音，我家已不愁吃用，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忧愤者何？”

管仲：“知夷吾者家母也，儿忧苍生之疾苦，愤当今之败德。”

寒娥：“诗云：‘於铎（shuò）王师，遵养时晦。’^①武王尚知顺应时势，退守待时。今日齐国，难容贤士。弟弟，无官一身轻，当高兴才是。”

管仲：“在朝，宗族天下，无视人本，忧虑民生；在野，群小得意，四夷掠夺，社稷堪忧。”

管母：“我儿看破人世，何不效法外公？”

管仲：“辛辛苦苦种植黍谷只为食用，如若不去收获，散落地上，必然惜之。外公学识渊博，带入地下，不是可惜？能如姐姐，唱给世人或传给后人，才不枉此一生。”

寒娥：“姐姐亦是得益于弟弟运筹。”

管仲：“姐姐在国学教习乐律，可算称心？”

寒娥：“凡事有太傅庇护，召忽兄也倍加关心，还有何不称心。”

管仲：“是姐姐中意召忽，还是召忽有迷姐姐？若姐姐有意，三弟可请太傅做媒。”

寒娥：“三弟郁闷，竟然拿姐姐开心，母亲当管教之。”

管母：“此事我非但不能管教，反而支持，召忽耿介正直，难得佳婿。”

① 注解：武王的军队真英武，顺应时势讨伐那昏君。

仆人：“主母，鲍爷来访。”

管仲：“二哥来得正好。”

管母：“叔牙每每经商回来，必来看望。”

管仲：“我去迎之。”

管仲站起迎接，鲍叔牙已入。

鲍叔牙：“义母可好？”

管母：“好。一晃两月没见叔牙，可否顺利？”

鲍叔牙：“谢义母关怀，还算顺利。”

管母：“叔牙几时回来？”

鲍叔牙：“今日未时到家。”

管母：“路途劳顿，何不休息几日？”

鲍叔牙：“三弟为民请命，已家喻户晓，得驰声走誉之效，我到鲁国，即听人传言。临淄市井之中，更是沸沸扬扬，活灵活现，而且越传越神，三弟活脱脱一位神仙下凡！三弟有此惊天动地壮举，我能不来祝贺？”

管仲：“三弟素知，国君迂腐，又有喜欢装出忠孝、英明国君之癖。责其有违先祖太公教诲，釐公禄甫怕担不敬不孝之骂名，才促成此事。”

鲍叔牙：“三弟为民争利，以先祖太公之言，力斥朝臣，震撼国君，特赦税赋徭役减半。也算昏君临朝三十有三年，做一件好事。”

管仲：“将死之人，赎罪耳。”

寒娥：“二位贤弟可知，新君诸儿逼死姜年，又追封傻子姜年谥号夷仲。”

管仲：“何不加谥号夷由更好？”

鲍叔牙：“夷由乃鼯鼠也。”

寒娥：“笑死我也，亏三弟想得出来。”

管母：“夷吾不可对故去之人如此，当有含垢藏疾之气量。”

鲍叔牙：“新君登基，三弟当有所作为矣。”

管仲：“审视朝野，对外连年用兵，府库空虚，士民悲号；对内横征暴敛，百姓饥寒交迫。庙堂之中，诸儿专断独行，颂扬之声不绝于耳；江山之上，灾

祸不断，城邑凋敝，属鄙荒芜。不闻诗云：‘予室翘翘，风雨所飘摇。’^①三弟业已辞官。”

鲍叔牙：“辞官好，我姐弟三人可常常见面。”

管母：“不当官倒也不错，像叔牙无拘无束，何其好也。”

寒娥：“母亲，《周易》有云：‘君子之道，或出或处，或默或语’^②”

鲍叔牙：“有姐姐真好，总能得到慰藉。隐退正好，抽暇教我射箭。”

管仲：“经商习射何用？”

鲍叔牙：“防身也好。经常南来北往，难免路遇强人。”

管仲：“经商亦如此险恶？”

鲍叔牙：“如今天下，无太平可言。”

管仲：“二哥之言，切中肯綮。”

鲍叔牙：“叔牙为义母带来竹笋。”

管母：“叔牙何知我爱吃竹笋？”

鲍叔牙：“家母告知。”

管母：“叔牙就是细心，不似管仲粗心大意。”

管仲：“诗云：‘母氏圣善，我无令人。’^③”

寒娥：“三弟仕途失意，在于当今不识贤才，绝非我弟平庸，弟弟不可气馁。”

鲍叔牙：“古往今来，凡成就大事者，必多挫折。三弟何许人也，叔牙还望借我弟之光哉。”

管仲：“二哥南来北往，见多识广，竟拿弟弟开心。”

寒娥：“二弟所言，绝无玩笑之意，每每提起三弟，总是要说，夷吾大器也，必成大事。”

管仲：“三弟亦是寻些开心耳，不过方才所说之事可是发自内心。”

鲍叔牙：“何事？”

① 注解：我的巢危险欲坠，在风吹雨淋的飘摇中。

② 注解：君子行为准则，或出仕或隐退，或沉默或发言。

③ 注解：母亲明达慈善，我却无出息。

管仲：“正想与二哥商量，二哥感觉姐姐与召忽可般配？”

鲍叔牙：“好，天造地设。”

管仲：“明日我就请太傅做媒。”

寒娥：“召忽先生何等身份，莫让姐姐难堪。”

鲍叔牙：“姐姐放心，三弟自会办好此事。”

管母：“我可有佳婿矣。”

管仲见寒娥面色绯红，有些羞赧，忙把话题转开。

管仲：“二哥近来做何生意？”

鲍叔牙：“布帛居多。”

管仲：“经商倒是尚佳生路，又可周游各国。治学者，读书、交友、游历耳。”

鲍叔牙：“三弟倒是另有见地。近年生意不甚好做，连年战乱，百姓穷苦，糊口尚且艰难，穿衣近乎奢望，布帛市场尤为萎靡。”

管仲：“那就转为必吃之物。”

鲍叔牙：“家父弃官经商，多年经营布帛，商贾之道，在于熟行。”

管仲：“交友之道，在于诚信；商贾之道，在于盈利，随时随市，变营货物，方能取大利于市。冬不营纱，夏不营裘，随时也。饥营五谷，寒营衣裳，随时也。熟行布帛，若已多于市，仍营必亏。三弟好为人师，冒昧乎？”

鲍叔牙：“善！三弟良师益友。齐国之市，如何变营？请赐教。”

管仲：“齐国之市，小矣。放眼天下之市，如鹰翱长空，龙入大海。欲为大利，齐市必在股掌之上。齐国连年征伐，穷兵黩武，农田荒芜。黍谷、战马、制盔甲盾牌之牛皮必缺。齐之盛产鱼盐、齐纨，诸多国家，不临大海缺盐，盐乃必食之物，南方天气炎热，齐纨必受喜爱。莱夷富铁，铁乃农具不可或缺之物。以齐盛产之盐、缟，莱夷生产之铁，近易黍谷，远易牛马，牛马可自行，盈利必巨。”

鲍叔牙：“善！仕途为世人所敬；商贾为世人所轻。三弟如何视之？”

管仲：“世俗之见，不足挂齿。不遇良将，何必送死；不遇明君，何必同流合污！凡事不可勉强为之。”

鲍叔牙：“三弟日后将如何打算？”

管仲：“正欲从二哥经商。”

鲍叔牙：“三弟不惧人耻乎？”

管仲：“我行我素，不拘常理。”

鲍叔牙：“智者高见，若三弟肯于屈就，同二哥合伙如何？”

管仲：“谢二哥厚爱，合伙不敢。家徒四壁，无本参与。愿为随从，敬养老母。”

鲍叔牙：“姐姐，三弟狡猾，如此府邸，还说贫穷。”

管仲：“二哥当知，夷吾孤儿寡母。初来齐国之时，家无隔夜食粮，身无御寒棉衣。赁一柴屋，母亲纺纱织布，为人缝衣；三弟打猎砍柴，艰难度日。抗击北狄一战，才得朝廷赏赐宅第、禄田。因近年多灾多难，应得之利，或减或免，勉强维持活命。看似体面，实则空虚。”

鲍叔牙：“三弟家境，二哥早知。如若不弃，已是荣幸。我愿以财力，三弟以智力，合伙营商，平分利益。兄弟之间，不拘常理。”

管仲：“多谢。”

寒娥：“诗云：‘伯氏吹埙，仲氏吹篪。’^①母亲见如此兄弟，自然欣喜。”

管母：“叔牙宅心仁厚。”

管仲自和鲍叔牙经商，无论春夏秋冬，酷暑严寒，黑夜白日，阴风雪雨，南下吴越、巴楚，北上燕狄，西至秦晋诸戎，东抵莱夷。足及华夏内外，目睹大千世界，结识芸芸众生，贸易各种商品。虽说吃尽辛苦，家财与阅历日丰。

一日，鲍叔牙带着八人赶着牛群，按约定到宋国睢阳与管仲会齐，竟在蔡陈交界处，被一伙强人劫持上山。事有凑巧，刚好鲍叔牙一位伙计腹泻，鲍叔牙为人宽厚，恐其落在后面，将自己的坐骑让与伙计。伙计在草丛之中，远远望见，自不敢声张，待强人无影无踪，才骑马疾跑两日一夜，直奔睢阳驿馆，见管仲大哭。

管仲：“何事如此？”

伙计：“管爷，鲍爷遭强人抢劫。”

① 注解：哥哥吹陶埙，弟弟吹横笛配合默契。

管仲：“何时何地？”

伙计：“前日，我等从蔡国出来，将入陈国，遇上一伙强人，连牛带人全被劫上山寨。只我一人逃来报信。”

管仲：“可有人丁伤亡？”

伙计：“没有打斗。”

管仲：“我等就去。”

伙计：“汝一人何用，可否请陈国出兵，剿灭山贼？”

管仲：“强人能占山为王，必与官府勾结，我自有主张。”

管仲与伙计来到山寨，客人跟着役夫，或挑或抬着礼物，络绎不绝。管仲没有请柬，只好声称有要事拜见寨主。山寨喽啰按拜山规矩，将管仲与伙计头上用布帛蒙好，被四名喽啰带到山寨二门。山寨二门披红挂绿，锣鼓喧天、乐声悠扬。

管仲：“山寨如此隆重欢迎我乎？”

喽啰甲：“小子，做梦娶媳妇尽想好事。今日算汝走运，赶上寨主千金十五岁生日，插笄大礼，大王没工夫收拾尔等！尚可多活几日。”

管仲：“我要立刻见到寨主。”

喽啰乙：“到这儿可由不得汝。”

管仲：“汝怎可言而无信？”

喽啰甲：“普天之下，谁讲过信义？都在骗人，我不骗人，岂不吃亏。”

山寨门前一喽啰头领高喊：“武寨主有令，今日山寨客人太多，要严加盘查，谨防细作。”

管仲大喊：“我有急事，求见寨主！”

喽啰甲：“咳，咳！汝找死乎？乱喊乱叫！”

头领：“山下何人？”

喽啰甲：“此人说有急事求见寨主。”

头领：“有何急事？”

管仲：“事关重大，只宜和寨主面陈。”

头领：“好，带上来。”

喽啰押着管仲和伙计跟随头领上山，直入山寨小客厅。

头领：“在此等候，我去请寨主。”

不多时头领随寨主入，后面跟随四个大汉。

头领：“就是此人，说有急事求见寨主。”

寨主坐定。

寨主：“去掉蒙头布帛。”

头领摘下管仲与伙计的蒙头布，管仲闭了一下眼睛后，仔细端相寨主，这位寨主一对鹰眼，配上一对倒八字剑眉，虎背熊腰，年龄在二十七八岁。知此人极易动怒，心里盘算应对之策，暗自打定主意。

寨主：“有何急事？”

管仲：“寨主如此无礼，难怪乎，山寨危矣！”

寨主：“设席。”

头领：“二位请坐。”

寨主：“请讲危从何来。”

管仲环视喽啰。

寨主：“尔等退下。”

众喽啰退出客厅。

寨主：“但说无妨。”

管仲：“齐国在奚地大败鲁国可曾听说？”

寨主：“近日之事安能不闻。齐侯诸儿为报釐公之仇，亲率五百乘兵车，大败鲁国。”

管仲：“可知齐军得胜后动向？”

寨主：“诸侯纷争，寻常之事，与我山寨何干？”

管仲：“此言差矣，齐军不曾回师。而是借道曹国，进入宋国，向陈国进发。”

寨主：“其欲何往？”

伙计：“攻汝山寨！”

寨主：“尔等如何知晓？”

管仲：“我与寨主回话，汝不可插嘴。有失礼节！”

寨主：“无妨，请讲。”

管仲：“在下常往来于宋、齐两国，有一好友高黑，乃齐国中军主帅高傒之子，故而知。齐军进入宋国，不日即到，山寨宜早作准备才是。”

寨主：“怪哉。”

管仲：“山寨是否有得罪齐国之举？”

寨主：“我山寨与齐国素无积怨，齐国何以大动干戈？”

管仲：“莫非有人从中作梗，施借刀杀人之计。五百辆兵车！恐山寨踏平矣。”

寨主：“此事非同小可，我去去就来。来人！”

头领：“寨主有何吩咐？”

寨主：“速备酒宴，好生款待贵客，我即来陪。”

头领：“寨主放心。”

寨主急忙走出小客厅。

管仲：“寨主年龄和我相仿，竟有十五岁女儿？”

头领：“这是二寨主，大寨主不管日常琐事。”

管仲：“大寨主倒很逍遥自在。”

头领：“那是当然，大寨主为创立山寨，家破人亡，只有一女，视如掌上明珠。”

管仲：“大寨主对汝等可好？”

头领：“好！待下属如兄弟。”

管仲：“大寨主都管何事？”

头领：“只管杀人。”

管仲：“岂不是人间阎王。”

头领：“胡说！汝若不是贵客，定不饶恕。大寨主是怕乱杀无辜，凡杀人必亲自过问。”

管仲：“如此说来，大寨主还好。”

头领：“可说天下最好之人。”

二寨主急三火四来到山寨大厅，大寨主和女儿钟离婧上坐，下坐众多宾客。频频举觥、角，多数是用陶碗当酒具，祝贺钟离婧生日。

大寨主：“二弟，侄女生日，何以迟来？”

宾客甲：“武寨主姗姗来迟，当罚三觥。”

宾客乙：“武寨主冷落我等，是为失礼，当罚。”

众：“罚酒！”

武寨主抱拳：“琐事缠身，歉意，歉意，武某自饮一樽，算是谢罪，容后再敬诸位高朋。”

武寨主与大寨主耳语后。

大寨主：“众位高朋尽情，我去去就来。”

二人出来，到一内室。

大寨主：“莫非与所劫牛群有关？”

武寨主：“我也如是想过，只是没有对来人明说。”

大寨主：“那几个人如何？”

武寨主：“按大哥吩咐，好吃好喝相待。”

大寨主：“牛群如何？”

武寨主：“今日就宰杀四头。”

大寨主：“速派人给补齐，不行就放人。来者不善，莫说五百乘兵车，五十乘兵车，山寨也难保。五百乘兵车可灭陈、蔡两国。”

武寨主：“好，我就派人下山买牛。”

大寨主：“牛要速买。齐国大军已入宋国，最多五日可到山寨。对齐国商贾厚待之。酒宴后我亲自见见。妥善安排，此事不可声张。”

武寨主：“是，我去陪来人饮酒，大哥代我祝贺侄女生日。”

武寨主欲走。

大寨主：“二弟慢走，来客何人？”

武寨主：“唐突之中，我忘问其姓名，只知是宋国人。”

大寨主：“以何为生？”

武寨主：“经商。”

大寨主：“如此草率，事有蹊跷。我等对其无恩无德，何以冒险来告之？”

武寨主：“或想来结交我等，也未必可知。”

大寨主：“不会如此简单。”

武寨主：“大哥，客人言说，其与齐国主帅之子高黑关系甚密。可否使其说和？”

大寨主：“莫非此人欲借机发财，二弟可探其口风，此人需多少细金打点。”

武寨主：“好。”

大寨主：“注意察言观色。”

武寨主：“就以大哥之意。”

大寨主：“速去，免得生疑。”

武寨主：“兄长放心。”

武寨主回到山寨小厅。

武寨主：“让贵客久等，来，来，我陪贵客畅饮。”

管仲：“谢寨主盛情，一醉方休。”

伙计见管仲不提正事，有些不悦。

武寨主：“鄙人唐突，尚未曾请教贵客台甫。”

管仲：“在下管夷吾，字仲。请问寨主尊姓大名。”

武寨主：“山野之人，何敢称尊。鄙人姓武，名虎，字青虬。”

管仲：“虬，龙也。虎乃山中之王。虬虎，英雄自喻也。虎踞高山，龙游大海。

寨主必武艺超群，如今乱世之秋，正是用人之际，何以啸聚山林？”

武青虬：“汝以为不好？”

管仲：“绝无此意，我亦想入伙，只是身无长技，唯恐不肯收留。”

伙计眉头紧锁，更是不悦。

武青虬：“兄台何以有此想法？”

管仲：“如今杀伐不断，近年宋国又乱，与郑国之盟破裂，税赋加重，平日又受官府闲气，很难安生。何如山寨兄弟，这般快心遂意。”

武青虬：“汝果有此意乎？我山寨弟兄，多为耕种之人，或逃出之奴隶。没一技之长者，比比皆是，我也是初识之无耳。”

管仲：“寨主年庚几何？”

武青虬：“二十有八。贵客必长我。”

管仲：“管仲三十一岁，天过午时，老而无能。”

武青虬：“汝为兄，兄台可真有意入伙？”

管仲：“不然何以冒死来告之？”

武青虬：“夷吾兄，以释我兄之疑。我即可与大哥讲明，肯定收留无疑。我愿将二寨主之位让予兄台。”

管仲：“在下无能，又无寸功，万万不可，我能讨口饭吃便好。还有大寨主？大寨主何人？”

武青虬：“暂时不能奉告，大哥为人甚好。今与兄台喝得投机，可对汝实言相告，我乃梅里人氏，世代在吴为将。弟自幼顽劣，不喜读书，专爱干戈，家父取名为虎；二十岁入吴国水军，因善于撑船游水，家父为我取字青虬。楚蛮攻吴，吴国大败，沦为楚蛮属国，吴国人备受欺凌，我怒杀楚国使臣，逃来至此，当时我只有二十二岁，大哥收留，上山入伙。现在看来，天下各国，均不如此宝寨，无拘无束，不受闲气，活得快活，兄台来后便知。”

管仲：“好确是好，只是目前，齐军围剿，如之奈何？”

武青虬：“小弟欲请兄台为山寨与齐军说和，不知需多少细金打点？”

管仲：“寨主小视管仲，江湖之中，义字最重；天地之间，仁字最重。金为何物？只要寨主肯于收留，管仲愿效犬马之劳。”

武青虬：“我自作主张，山寨愿拿出细金百镒，由仲兄去打点齐军上下如何？”

管仲：“不可。”

武青虬：“这已是我山寨多年仅有积蓄。还有一颗宝珠，已给侄女，尚须与大哥商量。”

伙计已忍无可忍。

伙计：“管爷安可见金眼开！莫忘鲍爷。”

武青虬：“嗯？鲍爷何人？”

管仲：“我一义兄，官府征用我等马匹，义兄暴怒，误伤人命，其是义兄家人，欲救之心切。”

武青虬：“不妨事，只管说来。宋国有些朋友，我派人疏通营救之。”

管仲：“义兄之事，我已使上细金，日后再救不迟。”

武青虬：“对，对。先安抚齐军。事后必全力救汝家主人。”

伙计：“事后鲍爷还有命乎？”

管仲：“休得胡言！汝家主人乃我结义兄长，何劳汝来操心？”

伙计：“结义兄长？亲哥哥又值几许细金？”

武青虬：“汝一从人，好生无礼，若不是看在仲兄面上，定将汝拿下。我所不放心者，只怕山寨……”

管仲：“山寨倒不碍事，管仲可去游说。但我有言在先，一金不拿。”

武青虬：“不可，不可，如今世道，何事不需重金铺路？齐军新胜，锐不可当。听说齐国军中有个公子彭生，闻名天下之虎将。有万夫不当之勇，性喜杀戮，必星夜兼程，恐杀来快矣。”

管仲：“管仲随即下山如何？”

武青虬见管仲如此肯于帮忙：“最好，只是不带些金贵，恐难奏效。”

管仲：“寨主只管放心，管仲与高黑过从甚密。”

武青虬：“齐国倾力，我山寨如何能抵挡，幸喜天降仲兄相助，可免山寨弟兄一劫。”

伙计不知管仲计谋，竟不顾来时管仲再三叮嘱，突然自作聪明插嘴道：“根本不须管爷下山游说，汝山寨抢劫齐国所购牛群，此乃齐国制盔甲盾牌之用牛，所以齐国发兵来打汝。不如早放齐国人等，齐兵必撤。”

管仲无可奈何。

武青虬：“汝何以知晓？”

伙计：“我……”

伙计被问得语塞，管仲忙打圆场。

管仲：“听人之言，不得当真。喝酒！喝酒！”

伙计很是不服说道：“何谓听人之言，那日因腹泻在草丛之中亲眼所见。”

武青虬起身：“嗯？可有此事，我去查问查问。”

武青虬出去。

管仲：“汝坏我大事。”

话音没落，进来十数人，手持利器。武青虬随后进来。

武青虬：“好个管仲！武某把汝视做朋友，不是这个蠢材，险些被汝骗过。我佩服汝之胆识，敢开太岁玩笑，敢摸阎王鼻子。拿下！”

管仲：“我计既被识破，杀刚任汝。这些人手持利器，对我赤手空拳，只是太失寨主英雄气概。汝自诩阎王太岁，可敢与我一较高下乎？”

武青虬：“还不拿下。众人捆绑管仲、伙计。”

武青虬：“管仲，先委屈委屈，明日杀汝时，我会和汝一对一较量一番，让汝死也瞑目。押入地牢！”